

小伙伴送我一棵手指大的小桃树，我拿回家种在小院一只破瓦罐里。伙伴是用一个桃核埋在土里，居然抽芽成活，长成了树苗的身材。我上学前放学后浇一点水，眼看桃苗一天比一天苗壮，莫道小巧，已气势轩昂。我将她从破罐移入地里，她有了无限的空间。后来我到城里上中学，寄宿生，非寒暑假不回家了，不知哪一次回家，发现那桃苗成了桃树，点缀着许多花蕾，并绽开了三五朵鲜艳的粉花。以她的美姿，她从此成了我家的一员，偶有邻居的姑娘来，想采一朵鲜花戴上，我妹妹不同意，说她自己都舍不得采摘。

年复一年，没有人照顾桃树了，我流浪多年回家，那桃树显得枯焦了，身上长了许多斑斑和洞洞，偶然开一两朵花，萎缩缩地，似乎羞于见人了。家人人说，没人攀折她，有时还给浇些水，是她



才人梅没几天，我和原单位人民美术出版社几位退休多年的同事，组织了一次享受历史文化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旅游，包括家属在内，一行10人乘上去黄山的列车，来到素有文房四宝之称的歙县，一座有着千年历史文化的徽州古城，作休闲兼采风之旅。

一路上，同事竺少华的铺位上坐客常满，他被他们脚旁拎袋里蠕动的东西感到好奇。原来袋内之物竟是与竺兄朝夕相处已经半年有余的一对土黄色背壳的雌雄龟。趁这次皖南之行，他决定将它们放生江河，回归自然。

到达古城的第二天，偶有丝丝细雨，主人引着我们驱车十余公里，前往北岸昌溪景区参观吴氏宗祠和风雨廊桥，竺兄也随身带上他的一双宠物。行程中途经过我们共事三四十年的老朋友、国画家汪观清的家乡金滩村，理所当然地下车前去看看他的故居出生地。这次他有事在身未能随行，但看到他每年必回老家作画的画室时，仿佛他就站在身边向我们介绍这村前宅后的一切。在他宅前有一条通向河滩的十几米高低的石台阶，穿过两边成行的桑树，我们一行徐步下到宽宽的布满卵石的滩边，这里正是新安江上游，青山绿水，江面宽阔而又不失秀丽，大家正在尽情观赏江上美景，耳边传来竺兄连说几声：好地方、好地方！他是看中了这里是放龟的好地方。只见他一反平时爱说笑的常态，神色稍稍凝重地提着足有三四斤重的双龟，走到江边滩上，轻轻动着嘴唇，说着谁也听不清的话，蹲下身来，站在江水边，松开口袋轻轻把双龟一先一后倒向水中，只见双龟朝着水中游去，时沉时浮，引来同行老大哥、88岁高龄的美术家张苏予在内的四五台数码相机的“瞬间定格”，留下这千里放龟的难得情景。正在快门连动之际，令人惊叹的一幕出现了：已经游入江中的双龟，先下水的那只在游出六七米后，不时伸出长长的头颈，频频回望岸上的人，它准是恋恋不舍它的主人啊！真正称得上“一步一回头”；而后下水的那只龟，当游出三四米远时，突然调转身体，杀了个回马枪，朝着竺兄立着的水边重新游了回来，这下可把他急得也不是，赶也不是，只是连连挥着双手作走状……几分钟后，这对与人类有着信息相通的双龟，一前一后渐行渐远，最后淡出在我们的视线外。

在继续去昌溪景区的车上，原来话声不绝的车厢内，出现片刻的静寂，每个人似乎都被放龟的情景感染，沉浸在由放龟而衍生出的“情感漩涡”里，一时难以排遣这感人的一幕。龟类尚且如此依恋哺育它长大的主人，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自然会引起共鸣，常思父母的养育之恩。

古城徽州之旅刚刚开始，这小小的一幕千里放龟的插曲，却成了我们6天旅程中一个大大的亮点。



千里放龟记

徐炳兴

寻老——墨海银丝

吴冠中



吴冠中画作诞生记

自己慢慢衰老了，衰老，谁也看不见，一批批衰老了的，岂止桃花。

她，明眸皓齿，虽中年了，楚楚动人。但医生说她的牙龈萎缩了，那么离齿危就不远，许多张嘴没了牙的老太，都曾经是嚼着硬蚕豆干重活的壮妇，她们怎样老化，自己也找不到标记。我从中年人黑发中发现一丝白发，启示我作了一幅画：墨海银丝。

昨夜雨，今晨我蹲在水草边看那草上微小的水珠，微风吹，叶动，叶上的小水珠渐渐合并成较大的珠，终于集成一颗大珠滚入了水池，永远消逝。

速度快，看得见；速度很慢，看不见，看不见的缓慢改变了宇宙。法国的儿歌：一点点，一点点，麻雀筑其窝。这像是慢与老的一幅抽象图画。

墨海银丝（汉字春秋系列）吴冠中（2006年）

阳光的小流浪

赵全国

雨果一定是反对血统论的。阴险毒辣的德纳第夫妇生了一个纯真的女儿爱潘妮，还有个阳光男孩伽弗洛什，这就是证明。男孩自小流浪，从未承受过人世温暖。伽弗洛什是个不给阳光也灿烂的小人儿。

他心地善良。饥寒交迫，还兄长般照料两个小小流浪儿，又把从匪徒身上偷来的钱包抛进贫穷植物学家的院子。寒风中，他解下围巾送给冻得簌簌发抖的少女乞丐。

他天生乐观。饱尝苦难，却以微笑直面人生，诙谐的讽刺歌谣永不离口，似乎不知什么叫忧愁。为反抗黑暗专制，他义无反顾地投入街垒战斗。中弹临死前，他还哼着歌。

我想起一句诗：“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淮海战役打响不久，我就被分配到英雄一连。当时天气寒冷，上级要求给每个战士发一件棉背心，并在背心后面绣上战士的名字，以便在战斗中牺牲也给他们留名纪念。记得我一边给小李绣名字，一边和他拉家常。战役没打多久就结束了，而小李却一去没有回来。另一位战士在残垣断壁间被抬了回来，他臂上受了伤，耳朵被震聋了。此情此景，我的心像针扎似的抽紧起来，眼泪只能往肚里流。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时，我们开始打黄维兵团，我们部队四面围歼、追击。那个时候，村庄遭受洗劫，人民被屠杀，满目疮痍，敌人被我部围困得死死的，无处找到糊口的食物，只有靠飞机投掷些东西来维持，但偏偏又因风向关系，常常落到了我们的阵地上来，如大米和罐头等。有一次，好



记忆中的一束光，从古老的木窗格外直射进来，保持着一种阳刚的力度。我们戏说那是万历三十二年初冬的阳光，它一如既往地照在我们慵懒而休闲的脸上。背景暗着，似潜伏了400年剥蚀风尘，我们却有些像道具般地亮出，有一种浮雕的质感。然后，我们当中的一个，好像是华依柳吧，她站起来，把它定格成一张照片。我们在照片上非常放松，彼此说着一些与万家忧乐无关的话题。华士清先生弥勒佛一样笑着，一点也不像万历三十二年的东林党人那样愤世嫉俗。没错，我们坐在400年后的东林书院，不可能再有顾宪成们在这里聚众讲学、议论朝政了。风声雨声依然有的，读书声却已经消逝。不过，喧嚣的无锡城里居然还保留了这么一块僻静之地，殊属不易。石坊，小桥，仪门，甬道……历史意义上的东林书院已经淡出，胜景意义上的东林书院则寸土寸金。朋友们在乎并且羡慕的是，华士清与华依柳这一对父女画家，竟然占得如此仙修之一隅，净几明窗，好香茗；忙时泼墨耕韵，闲来与高衲谈禅。花间明月，松下凉风，每每在士清先生的画卷上呼之欲出。道上红尘、江中白浪，往往在士清先生的笔下婉约如诉；豆棚菜圃、暖日高阳，恰恰在士清先生的意境里神理俱足、苍润明快。

印象里隐约还有一幅画，不是士清先生画的，但画中人却是士清父女。他们背后还有一棵古树，参天浓荫，乃江南大儒泰古柳，那是依柳的外祖父，近代江南书画大家。古柳依柳，清士如流。如此深厚的家学渊源，如天机独赐，难得士清父女福分高远。想那愚钝人用功，有如摇船，苦摇一夜到天明，方知缆绳还未解。士



华氏春秋

徐凤

清父文艺根虽出古柳，画风却已扶摇千万里。故士清作品一如其人，有冷峻之风骨，可谓清瘦挺拔；又有雄秀圆润之面貌，深蕴沉稳苍茫之气韵。凡天上明月，水底波瀾；空山深壑、杏花疏雨，均被其信手拈来，妙化丹青而称誉艺坛。

士清先生长期担任无锡文化界的领导，又是江南书画院的掌门，被誉为无锡画派的代表人物。但他一生最成功的作品，还是爱女依柳。这是个有些特别的艺术女

孩，写诗，要发就发在《诗刊》，瞄准了一个艺术奖，像飞镖出手，一记就击中了。她穿行于都市的时尚与浮华，没有一点脂粉气。思想则在黑白的国度独自潜游。夜空，黎明，光与影的位移；四季，朝夕的大地；那是多么博大的存在！依柳居然敢用黑白二色来表现，她坚信它们的美。用水墨，得到的不仅仅是木刻的效果。黑寂的璀璨，密林的沉郁，黄昏的幽秘以及广袤无涯的星空，都在依柳的笔底得到了独特的再现。那是一种古典与现代兼具的“城事”语言，你走进去，有气韵的绵延与缱绻，有点线面的随性与纠缠，有视觉效果的魔幻，有诗一般的精粹与造化。依柳在诗一般的年龄用色彩表现文字无法抵达的彼岸——杨柳崖，芦苇汀，水流花开。让我们相信，诗意的生活是可能的，生活的诗意则要我们用心去寻找。我们和心里的那个境界总是咫尺天涯，但依柳用她的画笔坚持说不。

有一次，士清父女来宜兴小聚。告别的时候，依柳轻盈地走在前面，士清先生稳健地走在她的背后。我觉得那也是一幅画，用宣纸和时间来眺望，两个艺术的探求者，用充盈丰沛的色彩语言，穿透心智，解析现世，编织着华氏春秋的浮世绘。

我来到英雄一连

陈明

作为一名战地文艺战士，我们必须随时跟随部队行动，听候上级的调遣。有一次，我被分在八纵二十三师六十九团的便民班行动，参加他们阻截孙元良部队突围。晚上，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听到一声枪声，就看见一颗红色信号弹在天空出现，接着就听见叽哄哄的嘈杂声，敌人各自逃命乱窜，他们有的光着脚，有的成了泥人。我们早已在秦双楼迎头拦阻，团团包围了他们，没费吹灰之力就押回了蒋军四五百人。

当天晚上，虽然已经很疲劳了，但任务还没完，便衣班接受命令要立即出发打扫战场。我们靠着电筒、小马灯照亮，搜索残余的敌人。忽然，我发现沟里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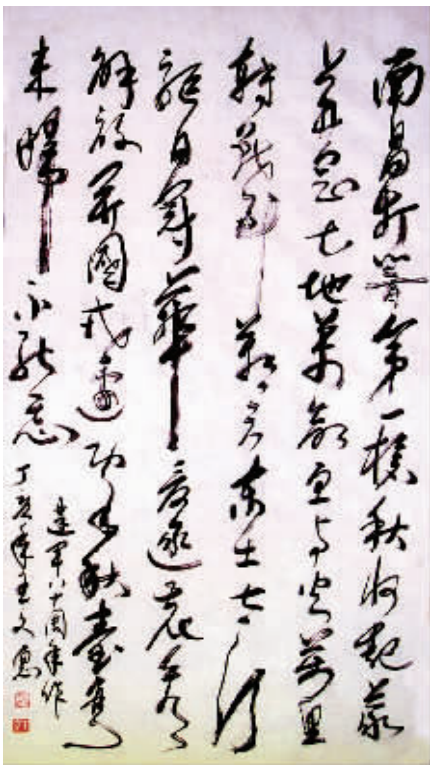
在我半个多世纪的军旅生涯中，最难忘的是叶剑英元帅给士兵表演文艺节目。

1965年金秋，叶帅飞舟跨海，来到黄海某小岛守备三连视察，他发现这里交通不便，十天半月不见交通船，连队几个月看不上电影。那时电视机不像现在这样普及，岛上更没有电视机，连队又无俱乐部，战士文化生活单调无味。叶帅在要求连队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实行官兵同乐的同时，率先垂范，亲自登场，给士兵们表演起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多才多艺的叶剑英元帅吹拉弹唱样样都会，尤其是对家乡广东音乐特别爱好，他操起一把二胡，弓弦一动，一曲赏心悦耳的《步步高》从元帅指间飘出，人们立刻被这曲调悠扬、美妙动听的音乐深深打动，跟随采访的我与战士们齐声喝彩，热烈地鼓掌。在战士们的喝彩声中，叶帅又演奏了《旱天雷》《喜洋洋》《光明行》等广东乐曲。把演出推向了高潮，战士们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最后，他自拉自唱给战士们表演了《长山岛好地方》等文艺节目。

元帅给士兵表演节目

叶帅的精彩演出，深深地感动着守岛士兵们，演出结束后全连激动万分。爆发出长时间的雷鸣般掌声与欢呼声。战士刘全激动地说：“元帅给士兵表演节目，古今中外绝无仅有，使我终生难忘。”有的战士在日记里写道：“我很光荣，我很荣幸，不仅见到了元帅，而且还看到了元帅的精彩演出，给我一生留下美的回忆。”

元帅给士兵表演节目，体现了我军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这个好传统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形成了。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把这个传统发扬光大，就像长征组歌中所唱颂的“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这样的军队，一定是战无不胜的。



南昌打响第一枪，秋收起义上井冈；土地革命血与火，万里转战到朔方；东出太行驱日寇，华夏逐鹿看解放；开国成边功千秋，台湾未归不能忘。

东西在动，原来是个假装睡觉的大胖子，战壕里的积雪已把他的灰军棉裤都浸泡湿了，他边抖边往下钻，恨不得把头埋到泥里去。这家伙操着一口四川话颤抖地说：“老爷太太，我是个好儿。”“怎么叫太太？”因为当时只有我一个女同志，我气着说：“我们这里没有太太，都是同志。”“哦，同志太太，请莫砍我的脑壳。”战士们立即把他从壕沟里拖了上来，他连连磕头求饶：“我是个文书，莫砍我的脑壳……”班长下令，不与其啰嗦押送到团部去。后来，我们才知道此人是敌四十一军副军长陈云湘。第二天，我和邓友梅同志合作写了一支歌《活捉敌人副军长》。

明起刊登一组《我与世博》，敬请留意。

十日谈
烽火文艺兵